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五之上

前進士盧陵曾先之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唐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凉武昭王暠之後（世記暠生欽欽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錫天錫生虎）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於周世封唐公（昞音丙）淵襲爵隋煬帝以爲弘化留守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御治也）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讖忌之淵懼縱酒納賂以自晦（相應皆去聲○時有李氏將興之語故云名應圖讖也）天下盜起以淵

世民陰有安大下志

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群盜多捷突厥寇邊詔淵擊之使去聲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結量監令皆去聲○文靜謂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群盜萬數當此之時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主上指煬帝驅駕驅策駕馭也用之謂用群盜也反掌言易也尊公謂世民父也會淵兵拒突厥不利恐獲罪世民乘間說淵順

世民說與

義兵

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愼勿出口閭去聲說音悅下並同○縣官謂天子不敢指斥故云然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故族滅大人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大人子尊父之稱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

事覺併誅耳（爲去聲○二郎謂二世世民一）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訛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探巨鉗同探音貪取也）淵乃詐爲敕書發太原等郡民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恟許拱反）乃命世民等召募起兵遂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厥（募音慕）時李密自特兵強欲爲盟主淵卑詞推奬（奬音蔣）以驕其志密大喜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陳氏曰西河郡名霍邑臨汾韓城皆縣名絳郡今絳州也）淵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西還世子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關中群盜悉降於淵合諸軍圍長安克之立恭帝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加九錫尋受禪立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元吉淵第三子也）

胡氏曰武王伐紂數紂罪多矣煬帝皆有之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使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亳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爲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

以借兵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奬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既振群盜自下乃遣良將紓銳帥南指揚土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文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倣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然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隋越王侗稱皇帝侗音通煬帝孫也時爲東都留守爲衆所立稱帝於洛陽○秦王薛舉卒子仁杲立○魏公李密與隋戰大敗遂降唐○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涼王李軌稱帝○唐秦王世民破秦秦主仁杲出降斬之於市

秦王薛舉僭號至是二世凡二年亡○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勣音績李密將也

范氏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甚矣而唐世遂以爲法或加於盜賊夷虜遂以逆族異類爲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之豈理也哉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

李密叛斬之　王世充爲鄭帝　沈法興稱梁王　李子通稱吳帝

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魏李密僭號降唐復叛共二年而亡）○夏主竇建德破宇文化及誅之（許宇文化及僭號凡二年而亡）○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尋稱帝而弒其主侗（隋主侗僭號一年亡）○唐遣將襲執涼主軌以歸殺之河西平（涼李軌僭號至是凡三年而亡）○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毗音皮毗陵郡名即延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杜伏威降唐○唐秦王世民擊定陽將宋金剛破之定陽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走死（定陽劉武周僭號三年亡）○唐秦王世民伐鄭○吳主子通襲梁梁王法興走死（梁沈法興僭號凡二年亡）○夏主竇建德救

斬建德　李靖伐蕭銑　李子通伏誅

鄭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王世充降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斬建德赦世充尋使人潛殺之（俘音孚○夏竇建德稱王凡五年亡鄭王世充僭號凡三年而亡）

愚按王世充弒其君而自立其罪大矣是宜明正其罪而誅之可也世民既赦之而又潛殺豈義也哉

夏故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唐遣將李靖伐梁梁主蕭銑降送長安斬之（梁蕭銑僭號凡四年而亡）○杜伏威擊吳主李子通執送長安斬之（吳李子通僭號凡七年而亡）○劉黑闥稱漢東王○楚主林士弘卒其衆遂散（楚林士弘僭號凡七年而

僭偽皆亡

定官制頒律令定均

亡○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於丹陽唐將李靖擊斬之祏音石○輔姓公祏名也丹陽縣名屬鎮江○漢東將執劉黑闥降唐斬之漢東劉黑闥僭號凡二年而亡○唐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慶州屬鞏昌即弘化郡○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禦之遇於幽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而退騎去聲○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上丁釋菜奠幣所以祭也先聖謂孔子先師謂顏子始定官制頒新律令令去聲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下並同○均田謂高下授田租謂出粟庸謂當差調謂出綾絹絁布其目在下丁中之民給田

田租傭調法

一頃丁當也當強壯之時也中謂上下通也十六為中二十為丁一頃百畝也篤疾減十之六只四十畝寡妻妾減七只三十畝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分去聲○謂下十分為率以二分為世業八分為中口分上也蓋每丁有父母妻子者給田百畝內除二十畝永為世業如無父母妻子者其口分田八十畝歸官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絁音尸○集覽曰布帛之細曰綾繒如麥稍曰絹絲經枲緯曰絁經緯皆枲曰布蓋隨其所產以為調也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庸與庸通○集覽曰唐用人力歲二十日不役則收其綾或絹或絁或布日三尺亦隨其土產所宜也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或官府有事而加役至十五日者則免其調至三十日者則租調俱免水旱蟲霜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

太子謀傾世民

俱免課役謂租庸調也民貲業分九等九等謂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下也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隣四隣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坊音方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無母通禁止辭也預干也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黃謂幼稚髮黃也小謂細弱也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每年一造賦稅簿帳三年一造戶口籍冊

○初唐之起晉陽皆世民之謀帝欲以世民爲儲嗣上世民固辭而止太子曰儲嗣禮再辭爲固辭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與元吉乃協謀傾世民曲意諂事諸妃嬪世民獨不事之由

太白經天

是左右皆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譽平聲○協合也傾覆陷也諂平屈也譽稱美也

○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見秦分見音現分去聲○天官書云太白經天則天下革政晉灼曰太白陰宿金星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諳晝見午上也秦分屬未蓋見午而被於未也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王行周公之事力請乃決

按管蔡與武庚作亂謀危宗社得罪於天下周公奉行天命討而誅之以安王室其專正其心公也世民以建成元吉欲害己乃殺之而安其位其事不正其心私也嗚呼聖人不得已而處事之變後人妄以爲擬不亦異哉

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爲去聲
明日帥兵伏玄武門請建成元吉入覺有變欲還世民
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遂立世民爲太
子軍國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射音石處音昌
名軍兵事國民事也先言軍者以兵爲重也尉遲姓敬德
司馬公曰正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
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
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
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
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
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
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
蹀音牒上

初東宮官屬魏徵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召徵
責以離間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屈世民禮之王珪
亦嘗爲建成謀皆以爲諫議大夫間音澗自若謂不驚懼也
范氏曰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相之何哉蓋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
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是以管仲不
得以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兄也
得音德
世民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

成其君也豈有人弑其君而可以北面爲東宮之臣乎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罪莫大焉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朱子曰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帝自稱太上皇詔傳位於太子是爲太宗文武皇帝

宗尊也主也言有德可宗也古者天子有功德者則廟號曰宗以爲不遷之廟至漢猶然自唐以降不論功德一廟號皆稱其宗云始於唐云

史斷曰唐之興蓋以人厭隋亂高祖起太原初伐西河首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所置聞者響應於是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渭渭北秉勝攻圍遂克長安雄據京邑興王之業已定於此自時厥後降李密於黎陽俘建德於河北擒世充於東都芟武周於并州翦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仁杲於涇水六年之間海內咸服其成功何其速哉蓋以太宗爲之子也惜其舉事之初設詐罔衆殺人利己況昵裴寂之邪而受宮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突厥以此貽謀何以爲訓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禍蓋高祖以此始也然能定律令置學校旌擢孫伏伽李

素立等又錄隋之子孫量才授任由魏晉以降最爲忠厚其享國久長豈無自而然哉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采其語爲名（幾音機冠音貫○姿容也表儀表也幾近也言レ近二弱冠一之年一也）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眞英主也（傲驕慢也）高祖以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爲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頴達蓋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相去聲長上聲蓋轄臘反更音庚○番以一十八人一分爲三番每以六人一番入直也夜分夜半也圖像謂圖畫十八人形象一也登瀛洲謂如登僊也）時府僚多補外如晦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補レ外謂三除爲二外郡官一也）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爲吾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爲去聲）秦王功蓋天

下身幾危賴玄齡等決策至是即位首放宮女三千
餘人（幾平聲近也決入聲策謂誅建成元吉也）○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合
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自與房玄齡
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
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懼
請盟而退（騎去聲）○置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選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隙
引入丹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夜分乃罷取
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朝音潮論行皆去聲榷音角○陳氏曰四部書謂經書史書子書文集也榷較也）○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潁陽

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上曰吾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
天下（去上聲除也陽詐也僞也）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
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
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去上聲）
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
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猶如也斃音敝仆也又嘗謂
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
之上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
異此胡之可笑邪（賈音古賕音求○賈胡謂下胡人爲商賈一者賕賂也抵冒犯也）魏

徵曰昔曾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好去聲○徙移也）○張蘊古大寶箴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臺而瓊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聲上嘉其言（沒或作汶闇暗同黈他口反○聖人位曰大寶箴戒辭○集覽曰八珍謂淳熬淳毋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沒沒沈滅之意冕冠也旒垂玉也天子之旒十有二垂皆過目示不外視一也黈黃色也纊以黃綿爲丸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寄天下爲十道因山川形便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古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太宗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故分天下爲十道云）○遣將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爲夏州（夏州屬甘肅即朔方○梁師都僭號凡十二年而亡）○太常祖孝孫奏唐雅樂（祖姓孝孫名也）○貞觀二年又出宮女三千餘人（是時天旱以宮人陰氣鬱積所致故出之也）○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五花判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省悉井反駁音剥○故事猶言舊制也省察也駁雜議也）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中書門下二省名同聲相應曰雷同）時珪爲侍中房玄齡杜如

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射音夜朝音潮後並同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斷去聲決也推尊尚也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契音雪陶音遙逢音旁爭去聲○稷契皐陶堯舜之臣龍逢比干桀紂之臣○初突厥既強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磧北磧音積○集覽曰十五部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利幹曰多濫葛曰同羅曰僕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鐵曰契苾曰白霫總號敕勒又號鐵勒磧北砂磧之北也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饑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邊帥皆言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獻使去聲○陰山在開平北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獻突厥依阻其中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地爲四州分頡利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處上聲○陳氏殿曰靈州屬甘肅今翔慶軍是也順州屬北平

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

李靖破突厥

林邑入貢伊吾來降高昌入朝爲天可汗

類別內外也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朝廷蓋欲冠帶四夷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以唐世有夷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林邑遣使入貢（使去聲○林邑南蠻國名）○伊吾來降置伊西州（筌蹄云伊州伊吾郡西州交河郡也）○高昌王麴文泰入朝（高昌西域國名）○先是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自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長上聲）

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可以爲後世法也

魏徵勸行仁義

四年蔡公杜如晦卒上語及必流涕○是歲大有年（春秋傳曰有年者僅有年也大有年者大稔年也）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易飢異○朱子曰易爲飲食言音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澆堅堯反薄也詭詐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易音亦換也）上卒從徵言（卒終也）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

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四丈爲匹至是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取糧給於道路焉斷去聲○稔豐熟也五嶺大慶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上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蓋德彝於元年六月死矣令平聲

范氏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咈上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逸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故治大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有也太宗從魏徵言行之四年遂至太平其治效之速如此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所不及也

五年林邑新羅入貢新羅東夷國名○通鑑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上遂各付使者歸之○党項內附開其地爲十六州党項音黨巷西羌別種即折支也內附謂歸中國也○七年春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七德舞者秦王破陣曲也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王珪罷徵爲侍中諦音帝○七德舞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之樂蓋取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義也九功舞唐功成慶善之樂蓋取書九功惟叙之義也諦審也○上

林邑入貢　奏七德九功舞

縱囚至如期

胡越一家

親錄囚徒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上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未央宮在西安西馮姓智戴名南蠻酋長也胡謂頡利越謂智戴○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吐蕃西羌別種○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九年而禪位至是又九年○吐谷渾先是入寇涼州以李靖帥諸軍討平之十年吐谷渾遣子入侍○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宜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上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黜之藏去聲○宣饒二州名宣屬江東饒屬江西抵擲也

定府兵

投棄也藏帑庫也俟待也○定府兵更定各府兵制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隸屬也率帥同陳氏曰六率謂左右神武一也提要云府以處兵衛以宿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長上聲○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吳氏曰正即今之揔旗長即今之小旗征行給之輸納也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免謂免其身役也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騎去聲更命紗軍別將爲折

衝果毅都尉（更音庚改）（下）（上）（下）（上）（下）（上

孔頴達定五經正義　吐蕃求婚　圖功臣凌煙閣

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頴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疏入聲○五經疏前漢孔安國所著○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遏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以侯君集爲交河大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交河高昌所都以河水分流遶城下故名交河○十五年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十七年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見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替廢七失也竪石紐二功德曰碑）○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凡二十有四人焉夫長孫無於凌煙閣（長上聲趙郡王乃太宗再從兄弟也）

考索曰唐凌煙功臣凡二十有四人焉夫長孫無忌非以其肺腑之恩也以其數從征伐平大難討突厥之功而預焉趙郡王孝恭非以其宗室之故也以其徇巴蜀破輿陵有方面之功而預焉房杜之謀謨帷幄共定社稷足以爲元功之首英衛之料敵制勝共平紛亂足以爲元勳之次魏徵之忠讜貴重世南之議論懇誠蕭瑀之抑過繩違曾無

太子承乾廢爲庶人

所憚此皆以文而有功於社稷者也屈突通之舉兵圍洛張公謹之副李靖破虜秦瓊之先鋒鏖戰前無堅對此皆以武而有功於社稷者也其他如尉遲敬德等亦皆崎嶇兵間戮力王室有功於開創大業者也至於侯君集張亮雖不克終而其初亦豈無一戰之功焉唐初功臣可謂盛矣

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因勸之反事覺廢爲庶人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立晉王治爲太子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妻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踣所立碑妻去聲踣步黑反○阿黨謂阿私朋黨也起居郎官名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脩記事之史也魏徵錄諫辭以示之者蓋欲賣已直彰君過故太宗不悅也踣仆也

司馬公曰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十八年帝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弒其王建武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遂討之先如洛陽蓋古沓反使去聲○泉姓蓋蘇文名高麗東部大人也建武高麗王名也

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自征之乎太宗若從褚遂良之言遣將伐之雖不克未大失也

十九年帝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帝渡遼拔遼東城降白巖城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險兵精堅守不下（陳氏曰定州屬河北即中山府遼安市三城並在東夷）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覆其本根則餘可不戰而降（烏骨城在東夷鴨綠水在高麗東北西入于海其水如鴨頭綠因名焉平壤城高麗所都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險也）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將盡敕班師（班還也）是行拔十城徙戶口七萬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幾平聲近也）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祠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少去聲復扶又反）

范氏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過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爲賢也

二十年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詔敕

回紇乞置官司

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使去聲○十一姓曰回紇曰拔野古曰同羅曰僕骨曰多濫葛曰思結曰阿跌曰契苾曰跌結曰渾曰斛薛也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天下降如字告音谷○偏師謂非全師也畧計畫也古者未出師時先畫策於廟一故曰廟略鐵勒即敕勒也混元太古也上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刻石於靈州陳氏殷曰太王岐山之遷漢高平城之圍皆夷狄之耶也今既得而臣之猶申報於前王也

范氏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辮內屬自以爲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爲州郡是豈虛名而受實害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法也

房杜爲唐宗臣

二十二年司空梁公房玄齡卒謚曰文昭上悲不自勝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二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房杜謂玄齡也王魏謂王珪魏徵也英衛謂英國公李勣衛國

公李靖也○二十三年帝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射音夜疊州屬鞏昌

范氏曰太宗以世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則當任而勿疑乃愛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黥彭狙詐之術五伯所不爲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祿利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勣輔太子而爲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帝崩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一曰貞觀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綏安也常自以驕侈爲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各求自售人主少懈

創業守成之難

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輻音福輳與湊同言衆欲湊集君所如衆輻共一轂也售音受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愼之（陳氏曰草謂不齊時謂不明言隋末紛亂也角力謂競鬬勇力也）上自知神采爲臣下所畏常温顏接群臣導人使諫嘗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爲高宗皇帝（東征謂伐高麗也）

史斷曰太宗値隋喪亂糾合同志誘說慈父起兵晉陽遂搆洪業尋受父禪首用讎臣放出宮女因山東旱而蠲租稅觀畿內蝗而抑祥瑞自是夙夜聽覽宵旰忘疲大召名儒增廣學舍行鄉飲以勵風俗躬釋奠而崇文教封比干墓賜孝義粟以勸忠孝又録刺史之名以擬廢置重縣令之選以謹薦舉開直諫好用善謀因至五覆罪至三訊戒秦皇之營繕恐其奢也懲桓靈之私藏懼其侈也制度紀綱粲然畢舉是以賊盜化成君子咈吟轉

爲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帥頸闕庭
北海之濱悉爲州縣四夷賓服號稱太平三代以
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然惜其治復浮屠而政教
垂志伐高麗迄死不忘而武事黷殺張蘊古誅李
君羨而刑獄濫仇田舍翁停婚仆碑而君臣之好
不終上皇徙居大安略無尊奉之禮十年之間未
央置酒寥寥一會而父子之恩太簡甚者刼父臣
虜弒兄殺弟滅其十子至駭君親而奪其位他日
亂弟之婦與之生子使繼元吉之後其瀆人倫可
勝箠哉故程子曰唐有天下五百年雖號治平然
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故其
後世子孫皆君臣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權臣跋扈
陵遲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太宗爲明聖之主不可
法也太哉斯言所以垂訓者深矣

高宗皇帝名治母長孫皇后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
太宗立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
曰脩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
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爲左
僕射尋爲司空長上聲射音夜○長孫皇后無忌妹十二篇謂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
諫去讒戒盈崇儉覈農閱武崇文一也不諱謂死也蓋死者人之所諱既死則不復諱之矣○永

以武氏爲昭儀

帝令各言小名

徽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才人昭儀皆宮中女官名）武氏故荆州都督武士彠之女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以貞觀十一年爲才人（彠音虐）時天下歌曲名媚娘已成讖（媚音武）貞觀末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見音現）又傳秘記（秘音庇）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惡之嘗與羣臣宴令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李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太宗愕曰何物女子乃爾健邪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惡去聲愕音岳驚也軌音鬼轍也言下所以爲不循軌道而謀叛也）密問太史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王去聲）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爲尼帝幸寺見之而泣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上納之既入而后與淑妃皆失寵遂立爲昭儀（長上聲）明年上欲廢王后立昭儀爲后（上去聲）許敬宗李義府贊之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遂良貶義府參知政事義府貌若温恭與人嬉怡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狡謂狂猾險謂凶危忌謂畏惡克謂侵害也猫捕鼠獸也）武后殺王后蕭妃贈父士讓周國公尋加贈太原王以長孫無忌不助己深惡

之顯慶四年削無忌官黔州安置遂良先一年卒至是無忌與初異議者柳奭韓瑗皆被殺（黔音琴奭音式瑗于願反）○黔州屬川南今紹慶府上苦風眩不能視百官奏事或使武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人謂之二聖（眩音縣處上聲稱去聲涉獵歷覽雖多不能精研如涉水獵獸也侔齊等也○風眩謂目患風氣也）

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也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刺王妃爲法乎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范氏曰高宗欲廢立猶難於顧命大臣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親賢遭禍唐世中絕皆勣之由其罪大矣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乾封元年帝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亳州屬河南即譙郡老君即李老聃尊爲帝者以追崇其祖也）

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

躋之於上帝里天誣祖悖道甚矣

考索曰唐之祖起於隴西狄道而以爲出於老子此何異郭崇韜拜郭子儀墓其不貽笑於君子者幾希矣

以李勣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藏高麗王名也

○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初帝以賤妾子忠爲太子后廢之立后之子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后意鴆之立其次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鴆音竹連也忤音悟逆也

南宮氏曰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武氏殺已子如獵狐兎略無蕆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上在位改元者十四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二十四年而政在中宮者三十年矣自褚遂良等死後羣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人以爲鳳鳴朝陽

李善感鳳鳴朝陽

上崩太子立是爲中宗皇帝山東曰朝陽言善感之因事而諫猶鳳凰之居高視下而後集也或曰鳳鳴朝陽世不常有以喻善感之獨諫亦通事見通鑑永淳元年

史斷曰高宗即位之初與無忌遂良共政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已以聽故永徽之政紀

綱設張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察李遵裕希旨而自責行已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知所爲之不可不愼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奈何烝父妾爲妻莫念聚麀之恥縱婦后預政卒招晨牝之凶悲夫

中宗皇帝名顯更名哲既即位尊武后爲皇太后立妃韋氏爲皇后改元嗣聖明年武后廢帝爲廬陵王遷房州又遷均州而立其弟豫王旦爲帝（更音庚○並屬河南）武后臨朝稱制立武氏七廟（七廟謂始祖三昭三穆）英公李敬業起兵討之檄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武后遣將擊殺之（抔蒲侯反乾音干○敬業勣之孫也土未乾言高宗葬未久也孤者如無父之稱）

指中宗也琅邪王冲越王貞又舉兵匡復不克而死（貞高宗孫而冲又貞之子也匡復也且擁虛器者七年改元者四謂匡輔中宗復位也）

嗣改姓武氏武后自名曌稱皇帝改國號曰周時年六十七矣（曌音照○虛器謂下虛有其位而不得有爲也）初寵僧懷義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中用事易之五郎昌宗六郎佞者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吾謂蓮花似六郎爾（懷義其僧名也蓋爲尼時幸之至是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蓮華似六即言其貌美於蓮華也）武后

反逆誣人

知人心不服且內行不正畏人議已盛聞告密之門用酷吏侯思正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頊等鍛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紀用此拑制天下（行去聲勝音升○人心不服謂宗室大臣怨望也內行不正謂淫泆也告密告人隱密事也鍛鍊謂以威刑制人如以火鍊金也羅織謂網羅無辜織成反狀也拑束也制伏也）然有權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爲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后每屈意從之將相多得人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姚元之皆名相宋璟亦顯於朝（樂音洛璟居永反）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某面拭之而已師德愀

師德薦仁傑

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唾吐卧反愀音悄乾音干○校計校也疾憎惡也唾口液也拭揩拂也愀然色變貌）師德每薦仁傑而仁傑每毀師德武后語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語爲皆去聲際邊岸也）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於武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

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意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房州召帝還都立爲皇太子以且爲相王（從音匆祔音付相去聲○承嗣三思皆武后姪也櫛梳也沐洗頭也櫛風沐雨言歷艱苦也大帝謂高宗二子謂哲旦祔合食也）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廷爭后常屈從稱爲國老而不名及卒后泣歎（好爭皆去聲）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多規諫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料名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參朮苦參蒼朮也珍味謂脯醢藥物謂參朮）姚元崇等數十人皆仁傑所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爲去聲）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柬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竟用柬之爲相（柬音簡）武后疾甚柬之與崔玄煇敬暈桓彥範袁恕己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討內亂迎帝於東宮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遷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是冬殂年八十二易唐爲周者十有六年改元者十一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天冊萬歲曰萬歲通天曰神功聖歷久視大足長安（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

愚按張柬之等誅二張黜武氏中宗復辟其有功

於唐固不細矣然亦未盡善也蓋武氏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幽廢儲君竊攘神器屠害諸王毒痛四海易唐爲周無異莽操其罪不容誅矣東之等兵既入宮當先奉中宗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惟其不然故不旋踵而有韋后武三思之禍惜哉

長安之五年帝復位國復號爲唐韋氏復爲皇后上在房陵每欲自殺后每止之上與私誓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

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房陵郡名即房州）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三思以是得入宮禁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而上爲點籌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五人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遂貶之殺（樂音洛爲去聲○雙陸擲骰博采也五人謂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也）

愚按張柬之等但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爲唐室討武后誅三思等故其末流之禍遂至於此尙誰咎哉薛季昶所謂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劉幽求謂武三思尙存張柬之等終無葬地可謂有先見之知矣

安樂公主降墨敕除官

韋后進毒

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凡數千人（賕音求賄路也吳氏曰墨敕者無朱紅印信也凡天子敕書須中書省宣署施行謂之正敕是時公主壁幸私出墨敕故曰斜封）人有上言皇后淫亂上面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書令宗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乃相與謀於餅餤中進毒弒之上自即位二月而被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三年還太子者七年復位者又六年通二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嗣聖神龍景龍（撓屈也矯制詐傳詔制也撲擊也餤音淡劈食也）后立溫王重茂而攝政相王子隆基起兵討亂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奉相王立之是爲睿宗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

史斷曰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爲毋所廢流離艱苦垂十四年賴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歸京師及其復位昏愚尤甚追曩昔天日之言忘今日冰霜之戒縱豔妻以煽黨信妖女以撓攘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譙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崇獎僧道而異端恣橫公主開府而女謁盛行

殺韋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壅底甚者御梨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召近臣入閤守歲觀燈於市里恣情極欲荒淫不厭紀綱制度無一條理是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豈非下愚不移者歟迹其一身始爲母所廢終爲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而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邪抑彼自絕于天云耳

○宋璟姚崇爲政

睿宗皇帝名旦初中宗廢武后立且爲帝者七年而廢爲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爲帝立隆基爲太子宋璟姚崇爲政二人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貶祝欽明等欽明嘗爲八風舞人曰五經掃地矣（筌蹄云欽明爲國子祭酒因飲宴而舞轉目搓頭備諸醜態以象八方之風五經掃地言爲五經之辱也）

○上妹太平公主於誅二張誅韋氏主有力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議政權傾人皆其門如市（二張謂易之昌宗）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韋安石宋璟張說姚元之等感悟上意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說音悅處上聲分去聲）上自復爲帝改元者二曰景雲太極至是三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爲玄宗明皇帝

史斷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足稱

者然能任姚宋革中宗弊政罷斜封官廢崇恩廟紀綱脩飭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之風未幾天文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子實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奈何惑於一妹明斷不足雖傳位而不授之以政自稱太上皇而猶斷大事卒釀成其妹之惡使奸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爲臨淄王韋氏之亂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爲百騎武后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奉睿宗封爲平王睿宗將建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遂爲太子尋受禪（騎使皆去聲長上聲○隸屬也建立也儲太子也）○開元元年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令而已至是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寖漸也）

范氏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制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盖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法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于國政末流之禍盖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

念之哉

以姚崇爲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時改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僕射爲左右丞相）○二年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更音庚典主也俗樂即倡優雜技也）

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俗樂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其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尚以放鄭聲爲戒況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焚珠玉錦繡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上以風俗奢侈故焚之）

司馬公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愼哉

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宋王成器等宅環其側（花萼相輝取下詩常棣之華萼不韡韡之義上）○三年以廬懷愼爲黃門監懷愼清謹儉素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愼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俱盡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爲

姚崇救時之相

相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愼知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伴食宰相（謂告請謁告歸也委積音畏恣儲聚也）

司馬公曰夫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憂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娼疾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姚崇唐之賢相懷愼與之同心以濟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所謂寔能容之懷愼之謂矣

四年姚崇罷以宋璟爲黃門監璟爲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崇相繼爲政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相莫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好去聲見音現爲之之爲去聲）

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于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弊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禮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

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群下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敬禮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八年宋璟罷○九年宇文融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撿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贊成之以融爲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使去聲○撿括請點撿搜括使各附籍當差也）○十年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壯士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始此（說音悅更音庚）

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雖不井而兵猶藏於農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隳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惜哉

韓休峭直

二十一年以韓休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上或遊宴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訖諫疏已至左右曰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休罷張九齡繼之（峭七肖反峻也殊絕也瘠音夕瘦也九齡韶州曲江人公謹之後）○

二十二年以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伺音似稱去聲○狡數狡猾術數也伺窺察也時復以紫微令爲中書令）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上）竟不誅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黠善揣人情爲守珪所愛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驍勇守珪遣入奏事上賜名思明（使將爭相皆去聲犖音洛黠音轄窣蘇骨反閈音汗○王衍見石勒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卒禍晉室營州屬遼西黠慧也）胡氏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惜哉

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述前世興廢爲千秋金鑑錄五卷上之（玄宗以生日爲千秋節詳見綱目開元十七年今以皇帝生日爲聖節）○張九齡罷爲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上又欲相李林甫牛仙客及晉力爭之九齡罷相林甫遂得專政）

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二十五年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長上聲○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命撲殺之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遂貶之○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駙馬都尉楊洄譖瑛等潛構異謀李林甫贊成之遂賜死○二十六年立忠王璵爲太子改名享玄宗第三子○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上左右至平盧皆厚賄歸譽之上益以爲賢○天寶元年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使去聲下並同平盧城名在漁陽○二年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祿山甚厚謁見無時○三年春正月改年曰載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四載以楊太眞爲貴妃貴妃宮中女官名故蜀州司戶玄琰女也爲上子壽王妃十年矣上見其美命自以其意乞爲女官

立忠王爲太子

以安祿山爲節度使

以楊太眞爲貴妃

祿山請爲貴妃兒

且爲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且爲之爲去聲○蜀州屬四川今崇慶府）○六載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請爲貴妃兒○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揚釗兄弟姊妹皆往戲水迎之（處上聲釗音昭戲音希）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先是判度支屢奏帑藏充牣上率群臣觀之由是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名國忠（從藏要皆去聲帑音臚牣音刃滿也）○十載爲祿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日遣諸楊與之游（爲去聲○諸楊謂釗兄弟）祿山體肥大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先拜

貴妃洗祿兒

貴妃上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宮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勸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亦不疑又以祿山兼河東節度使（予與同舁音余扛擡也掖音亦）李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盛冬必汙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陽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點檢即曰噫嘻我死矣（揣楚委反度也語去聲）

林甫養成天下之亂

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其褻慢神器亦甚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媚事上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寵杜絶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妬賢疾能排抑勝己性陰險人以爲口有蜜腹有劍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悟（語去聲○迎合謂逢迎以合之仗儀仗也言列馬以爲仗儀欲其肅靜故一鳴輒斥去以喻諫官使勿言也）然祿山畏林甫術數故終其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爲相言祿山必反且曰試召必不來十三載祿山聞召即至上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射音夜）

胡氏曰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脅以氣勢使之畏己而已其罪可勝言哉

十四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表請獻馬三千匹每匹二人執鞚二十二將部送河南上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

祿山反陷東京

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將使皆去聲鞚音控馬勒也踞音居還音旋）是冬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東京（契音乞騎去聲東京洛陽也）

胡氏曰明皇至是知祿山必反而不爲備可謂愚而不悟者矣或曰祿山兵精雖爲之備亦安能禦之乎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卒立功況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澡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其稱兵尚在數月之後縱河北俶擾亦安有播遷之辱哉盖其蠱惑

顏真卿起兵討賊　顏杲卿起兵討賊　祿山僭號

之深神志昏奪以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北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平原郡名屬山東今德州狀貌也）○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應去聲○杲卿真卿從兄也）○十五載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思明引兵卒至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救兵不至城逐陷賊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已杲卿罵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張巡討賊

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咼之比死罵不絕口（卒猝同數上聲爲去聲臊音操羯音結咼音寡比音被○祿山嘗奏杲卿爲判官超至太守故謂其反已也臊腥也祿山本營州牧羊羯奴故目之爲臊羯狗也咼剔肉至骨也比及也）

胡氏曰杲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巢既傾眞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犇舡沉則人力有所不得施也

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眞源邑名屬譙郡）○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十餘郡（十餘郡未詳其名）楊國忠疑副元帥哥舒翰謀已說上趣翰與賊戰大敗麾下執翰降賊賊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說音稅趣促同馬嵬地名在咸陽西）

賊入關上出奔

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爲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

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乎

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得行使皇孫儼白上上曰天也使諭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宜皆欲傳位儼音叔太子之子也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遵馬嵬之命牋五上乃許平涼府名屬山西一留武郡名即靈州牋表也

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則是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眞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杜鴻漸等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必其心有以來之耳見小欲速不顧君親豈非後世之大鑒也歟

尊上爲上皇天帝上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先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爲肅宗皇帝

史斷曰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好賢樂善禁女樂而黜宮嬪作宮樓而敦兄

第欲杜近習則黜前朝寵幸之臣欲禁奢華則焚
珠玉錦繡之玩選名臣爲刺史禁酷吏之子孫輔
相得人共成治效是以四海富庶四夷賓服幾致
刑措號稱太平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
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寖疎讒諛諫並進辟妃
子而飲酖以爲耳寵胡雛而養虎以爲玩癰疽結
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遯於藩籬而不知一旦禍生
所忽兵起邊隅腥羶汙于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
輿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年間干戈糜爛而不息
何哉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之恩乖十
年子婦一朝奪之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
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三綱淪矣其能久
有天下乎至於久任邊帥而貽藩鎮之禍用高力
士而貽宦官之禍開兩鍾釁迄以亡唐悲夫
肅宗皇帝初名璵改名亨自忠王爲太子二十年而
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
在東宮嘗與泌爲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
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使奉冊寶如靈武（璵音余）
泌音祕使去聲下並同見也○回紇吐蕃遣使請助
討賊○以房琯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安慶緒殺祿山

徵兵於回紇

賊陷睢陽

績（陳濤斜地名在咸陽）○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嬖妾子代慶緒爲嗣慶緒使人殺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復扶又反）○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兵四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俶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至洛陽與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鄴（葉音攝復音伏）○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巡先守雍丘移軍寧陵屢破賊既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屢却賊（寧陵縣名屬歸德）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食士之食音似）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生致遠於洛陽殺之（厲猛也）先是河南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至城陷已三日矣未幾陳留人殺子奇降（亟音棘急也比毗至反及也）

史贊曰巡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嬰孤墉抗方張之虜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然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顯也

上皇發蜀郡還西京○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上命朔方東京李光弼澤潞王思禮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潼參廣琛河南崔光遠九節度使討賊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紓屬故不置元帥而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書法曰

於是命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矣不書宣慰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元勳難相紓屬故命朝恩爲使臨之是專行謀矣李夫郭李不可以相紓官官乃可以紓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例不書官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綱目等弼光於諸節度○二年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相去聲○九節度兵無紓而揭于儀以病肅宗也綱目等弼光於諸節度○二子儀可以紓先弼矣

相州圍鄴城久不下史思明救之官軍潰走戰馬甲仗遺棄殆盡○書法曰前書郭子儀等九節度何無帥也是其止書九節度何無帥也是故首子儀而等光弼於諸鎮所以見子儀所可以帥光弼也書九節度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各在於無帥也其不書子儀所以見各在於其管殺之遂還范陽僭號慶緒窮蹙不知所爲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詔入大燕皇帝○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魚朝恩惡其專殺之遂還范陽自稱大燕皇帝○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二短之於上遂以光弼代之光弼號令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肅然旗幟彩皆變與史思明戰屢敗

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

上皇辟穀成疾

史朝義殺思明

之○上元元年太僕卿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輔國宦官也唐有三內一俱在上洛陽城中西內其一也）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徃徃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上數啓上遷之不許乘上不豫率衆劫遷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亦反○謀不利謂廢立也不豫病而不樂也茹食也葷辛菜也）○二年史朝義殺史思明思明愛少子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使人射殺思明而自立（少惡皆去聲射音石）○以李光弼爲太尉紓八道行營鎮臨淮（臨淮郡名屬淮西今泗州是也）○寶應元年賜郭子儀崇汾陽王制七十八上寢疾聞上皇崩疾轉劇乃命皇太子監國○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書法曰張后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爲妻而制其夫一爲婦而逆其罰一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弒初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弒后及皇子二人上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太子立是爲代宗皇帝（更音庚）

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

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賀氏善曰肅宗趣取大物而予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勢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倘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也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五之上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五之下

前進士廬陵　曾　先　之　編次

松坞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唐

○代宗皇帝初名俶封廣平王爲元帥定兩京封楚王玫成七已而爲太子玫名豫至是即位誅李輔國以雍王适天下爲兵馬元帥率諸將及回紇援兵討史朝義大敗之賊將李懷仙斬朝義以降兩京謂長安洛陽以賊將張忠志鎮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常山號爲成德軍薛嵩鎮相衛邢洛貝磁等州相去聲洛音名貝布盖反磁音慈六州並屬河東

誅李輔國

諸鎮自爲黨援

吐蕃入寇

田承嗣鎮魏博德滄瀛等州（魏滄瀛三州屬河東博德二州屬山東）李懷仙鎮盧龍（幽州號盧龍節度）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諸鎮自爲黨援河朔敢抗朝命始此（冀望也）

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爲制將也使郭李爲將肯如是乎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書法曰播越之辭有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二年流程元振於溱州（溱音臻在西南夷）元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尤甚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掩蔽不以時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至是流之（切齒言恨之深也）○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上之幸陝也光弼不至上恐遂成嫌隙撫之加厚及在徐州擁兵不朝麾下諸將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成疾而死（書法曰綱目卒子儀號官爵謚具郭李齊名此其止書爵謚何以不滿也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而不書以爲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以不知學光弼之失大義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永泰元年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巳（書法曰賜名非甚惡甚美不書書正巳何譏也親逐節度而使爲留後旦賜之名不振甚矣）○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雜虜謂吐谷渾党項）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

奴刺一也涇陽縣名屬二安西一〇書法曰書受レ盟何不二以レ足加レ首也然與請レ盟異矣懷恩之死也

二虜爭長不レ睦子儀遣レ人說二田統共擊一吐蕃先是懷恩欺二田統一謂二子儀已死一使至田統不レ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田統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宵遁諸軍與二田統一共追大破レ之長上聲說音稅使騎呼令皆去聲子儀時爲二中書令一故曰二令公一藥葛羅回紇帥也

胡氏曰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乎

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田統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僞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三年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大曆五年魚朝恩伏誅朝恩專總禁兵勢傾朝野嘗判國子監升坐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

盧龍殺朱希彩

揚綰清儉

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載乘間奏其專恣軌不遂誅之（餗音速間去聲○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鼎實也喻下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非其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也預干也懌悅也）○七年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詔以朱泚代之（將吏謂孔目官李懷瑗也）○十二年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會有告其圖不軌者上乃誅載而貶縉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十斗爲斛稱去聲言與此椒相等也）○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綰相三月而卒上痛悼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分從騎相皆去聲騶音鄒亟音棘）

范氏曰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郭公成人之美者也幹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

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踧踖之態者亦非也

十四年田承嗣卒（先是承嗣反陷相洺衛州上發諸道兵討之承嗣懼表請入朝謝罪上赦之至是卒以其姪悅代之○書法曰承嗣卒不書魏博節度使何削之也承嗣叛逆稽誅帝雖復其官爵直筆所不容也故特削之）○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爲留後（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帝崩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三曰廣德永泰大曆太子立是爲德宗皇帝史斷曰代宗少遇亂離老於軍旅即位之初餘妖未殄乃能仗郭李之精忠憑諸將之戮力剪除凶醜克復京師厥功懋矣然帝性仁而不勇委靡太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故雖能

○貶常衮

罪三宦誅元載其初亦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未得爲盡善焉至於專事姑息逐殺主帥命爲主帥遂爲後來故事綱目尤深咎之而當時之所加意者不過置百高座講仁王經作章敬寺廣度僧尼出盂蘭盆褒贈亡僧唐室大壞實基於此故司馬公論肅代二帝以爲此兩君者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向微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則天下已非唐有意謂是夫

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爲太子至是即位○貶常衮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潮州屬廣東）時郭子儀

永泌雖以軍功爲宰相不預朝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旣孤二人表其非罪上以衮爲欺罔貶之而相祐甫（朝音潮下並同）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擇人不敢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爲去聲行皆）

司馬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非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職之病矣

李正巳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正巳憮服天下以爲太平之風庶幾可望（使勞將皆去聲幾平聲○淄青二州名並屬山東）○以楊炎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崔祐甫薦炎自道州司馬人相旣而祐甫病不視事（不次者謂下不以品次但以中行實也）○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兩稅謂夏稅秋輸一也○書法曰於是租庸調法盡廢矣故書始若初皆重其始爲民也）唐初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

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寖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卒皆逃徙（斂調皆去聲趣促同勝音升○至德肅宗年號準則例也）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民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論法（見調論皆去聲○陳氏曰所用謂官吏俸給上供謂朝廷供用二元君爲主寄居爲客也丁中租庸調說見高祖武德七年）

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忠州屬川南）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鹽鐵轉運等事以同平章事充使通漕運幹鹽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然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貶忠州人希炎旨告晏怨望上遣人縊殺之（度音鐸使去聲○以同平章事充使謂爲相而兼度支轉運鹽鐵等使也幹旋轉也希炎旨言希合楊炎之意也）

胡氏曰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奸雄之心難矣

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王武俊斬而代之○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上惡之擢杞爲相炎未幾罷杞藍面鬼色有口辯上悅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少不附者必置之死地惡相皆去聲○尚父大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書法曰號官爵謚具終綱目一人而已矣子儀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寵極人臣而衆不疾嘗遣使至魏博田承嗣西望拜之曰茲縢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故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家僮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年八十五而終○爲去聲領五感反考功自乾元元年至是凡二十四考領黜頭也○陳氏曰唐制一歲終拜相

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

李希烈反○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兩河謂河南河北先括富商錢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增諸道稅稅錢每千增二百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四年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稅間架除陌錢法

判度支趙贊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所謂除陌錢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匿者罪之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范氏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襄城縣名屬汝州涇原皆州名涇屬陝西原屬鞏昌）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犒軍惟糲食菜餤衆怒作亂入城上出奔（犒口到反餉也糲音戾麤也食音似飯也）亂兵奉太尉朱泚為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衆議稱帝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地泚殺之遂僭號大秦皇帝（尋改國號漢）先是有術士桑道茂言數年後有離宮厄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奉天郡名屬陝西今乾州）泚犯奉天李晟率兵赴難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解（晟音盛難去聲下同渾首寃姓也瑊音緘名也）李懷光赴難亦破泚兵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上表暴杞惡衆論亦喧騰咎杞上不得已遠貶之（見音現）

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

朱泚僭號大秦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希烈僭號　上奔梁州

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上罪已以謝天下詔下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納先是皆反自立爲王至是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李納李正已子也）○李希烈僭號（希烈見赦文自恃兵強遂稱大楚皇帝）○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上於奉天行宮撫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即命去其榜）○李懷光反帝奔梁州○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緒承嗣之子悅之姪也既殺悅遣使奉表詣行在上因以緒遂爲節度使）○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京城謂長安）晟露布至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簴音巨爲去聲）○露布謂書克復之事建於漆竿露布不封以示中外也簴鍾跗也○車駕還長安○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先是眞卿爲盧杞所陷遣奉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至賊中留之將二歲不屈竟爲賊所縊死（爲使皆去聲爲國之爲如字）○貞元元年朱滔死以劉怦爲幽州節度使（書法曰田承嗣掌反矣書卒滔書死何承嗣既赦滔未赦也綱目一字之貶嚴矣）○馬燧及諸軍平河中李懷

李晟克復長安　車駕還長安　馬燧平河

光綵死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河中府西一即河東郡○書法曰書レ赦二懷光一子一何子二存厚一也懷光之反盧杞激レ之也綱目正レ本故其死不レ書レ伏レ誅而赦二其一子一俾二收葬一足二以爲一厚也○）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名屬二山以降以仙奇爲節度使仙奇爲其將吳少誠所殺以火誠爲留後（希烈之一舉レ兵勢日熾會有レ疾仙奇使二醫毒一殺レ之爲二希烈所一レ寵故爲レ之報レ仇）

胡氏曰仙奇爲國誅賊賞以節鉞是也少誠黨賊而殺僊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殺兆淮蔡之亂矣

羌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吐蕃入寇詔渾瑊等屯咸陽○三年渾瑊與吐蕃盟于平凉吐蕃刼盟（書法曰與者何自レ我之辭也然則其受レ侮也有二以取一レ之矣是役也延賞爲先是吐蕃尚結贊據盬夏州李晟嘗破其一堡之懼而請和卑辭厚禮求於燧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同平章事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數言和便遣瑊與盟吐蕃伏兵刼張延賞與晟有隙（數音朔○尚結贊吐蕃將之瑊走免（也盬州屬二甘肅一堡寨也）初尚結贊畏晟燧瑊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盟欲執瑊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抵長安會失瑊而止上由是惡馬燧罷其節鎮延賞慙懼謝病免（去上聲間惡皆去聲○初吐蕃畏レ晟欲レ以レ計去レ之乃入二鳳翔一直抵レ城下一曰李令公召レ我來何不二出擊一

我延賞乘間譖而罷之故曰離間晟也

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義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罪莫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於牖下幸矣

以李泌同平章事上與泌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所以爲姦邪也儻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爲相未三歲而卒（從音匆好去聲）○八年以陸贄同平章事○九年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置宗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陸贄貶忠州

十年陸贄罷爲太子賓客（坐論裴延齡姦邪故也）○十一年貶陸贄爲忠州別駕（別駕即治中）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百奏帝追仇盡言又被判度支裴延齡譖故貶（剴音該切也）初夏縣陽城以處士徵爲諫議大

夫人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諫韓愈作爭臣論譏之（處上聲爭論皆去聲○夏縣屬解州）及贊貶城率諸諫官守闕論延齡姦佞贊無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脫（下）爲相當取白麻壞之（久也脫儻也若也白麻寫詔敕紙也）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

下下（道州屬湖南一字愛也考核也言若考核其功則當下下也）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

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爲有矣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君心必有其漸防遏姦佞必於其微陸

相見踈延齡被寵豈一日之積亹蘧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少矣故君子以爲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庭非慟哭之地故如城所爲山人處士踈野之態耳雖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爲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十四年吳少誠叛侵壽州○二十一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三曰建中興元貞元初政清明者二

歲而廬杞用矣叛亂相繼末年姑息而已太子立是爲順宗皇帝（姑且也言苟且少安息也）

范氏曰德宗享國猷政尤多而大弊有三曰姑息藩鎮曰委任宦者曰聚斂貨財蓋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掊克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順宗皇帝名誦方爲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善棋者王叔文俱出入嬖侍因言某可相某可將夸異日用之密結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交日與游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倪者德宗崩太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伾叔文等用事

（伾音丕處音抔○死交言誓死不相背也詭詐也祕密也端倪猶言頭緒也）

范氏曰天下至大祖業至重故古之教太子者左

右前後必皆正人然猶或不能成德德宗乃使技藝博奕之徒侍太子豈不愚其子乎蓋疑賢者導其子之爲非而不疑於小人亦不思而已矣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書法曰未至卒何惜之也）○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上在位僅八月改元永貞太子立是爲憲宗皇帝

史斷曰順宗寢疾踐祚奸邪肆志近習弄權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得爲賢矣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八爲太子監國尋受禪貶王伾王叔文伾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貶（其黨謂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韋執誼劉闢揚惠琳拒命李錡反沙陀來降陳諫凌準程异也）○元和元年太上皇崩○西川節度副使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從同平章事杜黃裳所薦也）○夏州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二年鎮海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斬之（錡音奇○杭州號爲鎮海節度）○三年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爲陰山兵馬使（長上聲○沙陀月氏別種西突厥苗裔也姓朱邪）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爲前鋒後疑其貳於田鼒欲遷之河外沙陀懼帥衆歸唐置之靈州以征討皆捷（冠去聲鼒本作統德宗時改作鼒取搏擊之義）○邠宜公

杜黃裳卒（邠音賓）自黃裳以後相繼爲相者武元衡李吉甫裴垍李藩李絳皆賢相垍嘗爲吉甫疏人才三十餘數月用盡翕然稱爲得人（垍音忌疏去聲選擇也）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干求也）藩寬爲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則狀也何名批敕垍薦之爲相知無不（言批之謂於制敕中寫不可也）更（音庚謂別用白紙書之粘連敕後也）絳鯁直吉甫善逢迎絳每與爭論於上前（鯁音梗謂直言也）時在朝如崔羣白居易等皆讜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易音異讜音黨直也）○七年魏博節度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賜名弘正（書法曰書賜名遣裴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緡犒其軍六州百姓皆給復一年軍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鄜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鄜音運倔音屈強去聲○倔強謂不順服也）○十年以裴度同平章事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亡命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府縱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淮西號彰義軍亡命有罪逃死之人也）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赦元濟不許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

請密往刺元衡則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度傷首（射音石）上怒討賊愈急以度爲相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十二年以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倚猶靠也）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鵝鴨池混軍聲鷄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檻上聲○唐鄧蔡三州名皆屬汝南）淮西既平上寖驕侈先是已用李逢吉同平章事又用度支使皇甫鎛鹽鐵使程异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鎛音博异音異羨音遂餘也言進賦外之餘物也）○十四年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請迎之至是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膽望捨施惟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太上大怒貶之○書法曰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之終綱目書迎佛骨二而凶擿之禍無不立見憲宗十四年正月迎佛骨明年正月崩懿宗十四年正月迎佛骨是年七月崩然則事佛求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信不誣矣）○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故罷）○十五年帝暴崩於中和殿（書法曰弑也曷爲不書弑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弑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書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弑何別焉崩而書地異其文所以易其事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獲罪有死者

迎佛骨至京師

斬李師道

人人自危宦者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曰元和太子立是爲穆宗皇帝

史臣曰憲宗嗣位之初委任賢相朝廷清明有足稱者而又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爲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爲之懼故能削平猾逆剪除亂階及世難漸平驕侈日生姦人皇甫鎛以聚斂見幸直言裴度以極諫見棄以宦者爲館驛使以柳泌爲州刺史脩麟德殿浚龍首池甚者迎凶穢死骨於京師斥諫爭直臣於嶺外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弘志之謀遂行可勝歎哉

穆宗皇帝名恒即位改元長慶四年崩太子立是爲敬宗皇帝

史臣曰穆宗踐祚之時年幾三十身處大喪柩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討賊推舉弑逆罪人遽與羣臣釋服開大宴浚魚藻池幸華清宮縱情棄禮遊戲無度於是再失河朔迄於屠亡不能復取而帝亦不旋踵而即世焉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穆宗敬宗之類歟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敬宗皇帝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湛徒減反○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扆音以狀如屏風以絳為質故曰丹扆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不聽遊戲無度性復褊急宦官動遭捶撻皆怨夜獵還宮酒酣為宦者劉克明所弒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寶曆江王立是為文宗皇帝褊音扁窄狹也

胡氏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寤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而宥李漢覽失丁之奏

劉蕡對策

而禁度僧受丹扆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方之德宗豈不優哉特以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故卒以荒淫遇弒而隕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子也為宦者王守澄所立後改名昴為去聲○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書法曰書親策何譏也躬親策之而不知劉蕡之為忠以是為失人也故譏之時宦者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權出人主之右無人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

極言之考官歎服而不敢取中第者裴休李郃杜牧崔愼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上疏乞回所授官於蕡不報（橫中論皆去聲蕡音墳郃音合○物論猶言衆論也顏厚謂面皮厚而不知慚愧也）

范氏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汨沒而死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家之用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

李訓謀誅宦官

九年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者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餗音速○書法曰書誅何罪宦官也其首訓何首謀也注亦首謀則曷爲而先元輿不使御史先宰相也然則見殺則後元輿何淺謀取敗者訓注也元輿則特與聞其謀耳涯餗則又不與聞者故殊之而書及綱目之權衡審矣）注本宦者王守澄所引訓又爲注所引得見守澄守澄薦於上倜儻尚氣有文辭口辯多權數上悅之（爲去聲）訓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謀宦者爲已任（數音朔）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出注鎮鳳翔（協和也）進擢宦者仇士良以分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請除守澄遣中使鴆

殺之使去聲注始與訓謀至鎮遣壯士數百人護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遺類訓心以爲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鎮謂令人奏金吾廳事後石榴有甘露宰相率百官拜賀後勸上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言非眞上顧士良帥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見風吹幕起執兵者無數驚走告變訓呼金吾衞士等上殿催擊死傷宦者十餘人知事不濟而走石榴木名花紅實可食士良等命神策兵殺金吾吏卒執宰相涯餗元輿等誣以謀反腰斬之訓之謀惟元輿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

天下事決於北司

行文書而已訓爲人所殺傳皆去聲者所殺爲傳皆去聲

范氏曰文宗憤宦者之弒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爲詭計欲用兵甲於陛墀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開成四年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斐度卒書法曰書官書謚書

裴度威望遠達四夷

爵賢之也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池有綠野堂子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宗時皆嘗一入輔政至上之世亦嘗平章軍國重事與時浮沉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歷承與反田廬也四朝謂憲穆敬文也）○五年帝崩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竟不能有爲嘗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答以太平無象末年嘗問近臣朕何如周赧漢獻對者憮然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太和開成弟潁王立是爲武宗皇帝（治去聲去上聲）

史斷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太和之初出宮女放鷹犬省冗食策制舉戒宦者衣羅縠禁獻奇巧織纖麗凡前代宦官女子奢慾聚斂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嘗以累世變起禁闥尤側目於中官志欲除之而任用非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剪除累世膠固之患卒至蹀血禁門積尸省地公卿大臣駢死牢戶連頸赴戮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

氣自比獻替可悲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爲
武宗皇帝名瀍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爲
太子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爲立不由已廢之
而立瀍爲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改名炎瀍音塵以
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初爲學士以李宗閔
者嘗對制策譏切其父吉甫恨之構貶宗閔自是各
分朋黨更相排軋者垂四十年更音庚軋烏八反○
憲宗元和三年攜貶宗閔事見穆宗長慶元年排軋謂擠斥傾陷也在文宗時德裕爲
侍郎裴度薦其可相宗閔有宦者之助遂相惡德裕
逼已而出之目引牛僧孺並相相與排擯德裕之黨

惡去聲尋以德裕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
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
易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堡障以備邊易音異○南詔國名
在南夷險易阻平易也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
地入兵之路吐蕃得之號爲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
州爲便牛僧孺以爲不可納以城併敵將歸吐蕃詵
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深維州屬四川今
僧孺尋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再相德裕又罷
二黨互相擠援文宗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
黨難德裕連被貶黜擠音躋排斥也被音披助也去上聲易音異及上立

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在人主辨之上嘉納德裕追諭維州事悉怛謀加褒贈（德裕乞追奬忠亮一故贈二卷怛謀右衛將軍二）胡氏曰維州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儒所謂虜不二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實事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是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途僧儒以小信妨大信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澤潞號爲昭義節度）李德裕謂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在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威令不復行於諸鎮矣（三鎮成德魏博幽州也）上問何以制之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稹無能爲也遣重臣諭鎮魏討之（鎮謂成德魏博）詔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使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鎮魏

楊弁作亂

悚息聽命二鎮兵與朝廷所遣行營將王宰石雄各進討（輔車謂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河東都將楊弁作亂逐節度使遣中使馬元實曉諭且覘之元實受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弁音便覘蚩占反窺視也須猶宜也言宜早與弁爲節度使也）德裕詰之辭屈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支持也）河東兵出戍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大原恐妻子被屠乃歸擒弁送京師斬之（屠戮也）未幾稹勢窮蹙潞人殺之以降澤潞平加德裕太尉衛國公（潞人指郭誼）初文宗時劉從諫入朝牛僧孺李宗閔執政不

勿使親近儒生

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其患至是德裕言於上遂貶僧孺爲循州長史流宗閔於封州（長上聲循州封州並屬廣東）

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何德裕欲報私仇而未得其便乃於成功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四年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先是士良致仕其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之使無暇及他事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

毀佛寺僧尼歸俗

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至是宦者發其宿惡故有是命

胡氏曰七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疎斥而已哉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則愚也

五年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上惡僧尼耗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故有是詔）

胡氏曰一身正氣爲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補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真乎旦佛教行乎中國人矣非一日所能廢絕誠欲廢絕之當使天下知其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簿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帝崩初上餌金丹得疾而道士以爲換骨至是崩在位六年改元會昌光王立是爲宣宗皇帝（餌音二食也）

史斷曰武宗雄謀獨斷頗能振已去之威權澤潞阻兵不惑群言獨任德裕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大原如反掌亂略底平紀律再張然惑於左道之言而信清虛之教躬受法籙築望仙觀立道門教授先生立崇玄館學士荒唐謬愆何以立教雖能除去浮屠要非眞見不惑特好惡不同耳奚足論哉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太和後益自韜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爲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名爲光叔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詔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有隱德焉尋即位（韜音叩好勾當皆去聲更音庚○太和文宗年號）○李德裕罷（輪林白敏中訟其罪故也）牛僧孺李宗閔等北遷（貶僧孺爲衡州長史宗閔爲郴州司馬故曰北遷）德裕三貶至崖州司戶以卒（三貶謂下初貶爲太子少保分司再貶潮州司馬尋貶崖州司戶也崖州在南海）

宣宗有隱德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爲黨而德裕爲黨是以度雖爲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

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爲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以令狐綯同平章事（綯音挑）先是綯爲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諴論邊事諴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即用爲邊帥果稱其任（諴音咸稱去聲廉頗李牧皆戰國趙之良將也通鑑諴爲邠寧節度使招諭党項皆降）上聰

學士韋澳纂處分語

察强記嘗密令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澳音郁處分音杵忿下同言區處分限也）刺史有入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建州屬福建今建寧府）綯奏擬李遠抗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托此高興未必實然（興去聲○杭州屬浙江）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綯嘗徙故人爲隣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上臨朝威嚴不可仰視

南北司如水火

格音各止也言格止不行也重平聲上臨朝對羣臣未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常恐卿輩負朕不得再相見背恩忘德曰負綯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延英殿名嘗召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屏音丙退也斷去聲又嘗與綯謀盡誅宦官恐濫及無辜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惡去聲水火喻相克而不相生也

范氏曰宣宗抉摘細微以驚服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豈人君之德哉其視輔相之臣禮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吏惟恐其敗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設也令狐綯謀除宦官之法雖善終不面陳之而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上餌方士藥疽發於背而崩在位十三年改元太中

長子立是爲懿宗皇帝（長上聲）

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官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官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四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爲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爲賢君哉

浙東賊起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鄆王以無寵不得爲太子宣宗崩宦者王宗實立之更名漼（更音庚漼取猥反）○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討斬之○三年置戒壇度僧尼○九年桂州戍卒作亂（桂陽屬廣西今靖江府）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入寇陷播邕交趾（播邕二州名播在南夷邕屬廣西）敕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遂作亂推糧科判官龐勛爲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囚殺節度使陷諸郡（泗州名屬淮西即臨淮郡）詔遣康承訓討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勛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爲大同軍節度使尋又爲振武節度使（赤心執宜子也大同軍即雲中郡屬山西代州號爲振武節度）○十二年帝幸安國寺（設萬人齊）○十四年遣使迎佛骨至京師（上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皆諫至有）

龐勛作亂

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遂膜拜流涕宰相以下競施金帛○書法曰此憲宗詒謀之效也懿宗幸安國寺則設齋萬人迎佛骨則膜拜流涕至謂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三月而酬其言事佛之福竟何如哉○帝崩在位十五年改元咸通子普王立是爲僖宗皇帝

史斷曰懿宗器本凡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忽得乎及釁結蠻陬姦生戍卒五嶺轉輸寰海動搖而況小人在位納賂崇私專權亂政大臣忠諫斥逐遐方是以干戈蔽野窮歲彌年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相聚爲盜蝟毛而起帝於是時方且削軍賦而飾伽藍因民財而脩淨業今年幸安國寺明年迎佛骨未幾帝遂晏駕良可歎夫

○奢侈日甚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少子也年十三爲宦官所立儇暄環二音少爲皆去聲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所在相聚爲盜殍平表反餓死人也控告也濮州人王仙芝起曹州寃句人黃巢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攻剽州縣窮民歸之數月至數萬句音劬應騎皆去聲○濮州曹州皆屬山東寃句縣名仙芝攻陷汝鄭唐鄧寇鄂州陷安州寇荊南與招討使曾元裕戰於申州而

王仙芝起

上奔蜀黃巢僭僞大齊

大敗又大敗於黃梅斬之汝州屬河南今信陽州黃梅縣名屬鄂州黃巢陷鄆沂濮掠宋汴南渡陷洪虔吉饒信寇宣州入浙東爲鎭海節度使高駢所破遂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北渡向襄陽敗於荆門復引而南陷宣州自采石渡江已而渡淮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奔蜀巢僭號大齊皇帝爲去聲○沂州屬山東宋汴五州屬今江西潭州屬湖廣即長沙郡諸道發兵赴援援音院救也先是沙陀李國昌之子克用爲兵馬使戍蔚州大同軍諸將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正英雄功名富貴之秋李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遣人潛詣蔚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取之河東昭義兵討之而大敗克用寇忻代逼晉陽已而大爲盧龍兵所破蔚朔兵亦討敗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靼使復冠爲皆去聲說音稅達音怛靼音旦○蔚州雲州皆屬北平○李國昌時爲振武節度使故曰李振武也忻州屬山西○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于陰山至是朝廷赦其罪召其兵討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憚之曰鴉軍至矣速破賊復長安巢焚宮室而遁至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未幾賊黨斬巢以降克用軍皆服黑故號之曰鴉軍○克用之至

李克用破賊復長安

朱全忠襲克用

克用縋城出

汴州也朱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溫也先爲巢所遣攻陷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華去聲○同華二州並屬陝西○汴州號爲宣武節度）克用至汴州全忠館之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冥扶醉乘電光縋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得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縋音墜繩懸而下也從去聲）

范氏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仇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詰其孰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藩鎮喜相征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

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曷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爲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車駕發成都至京師上之奔蜀也宦者田令孜實挾

王重榮作亂

上奔鳳翔

上還長安

豪傑互相吞噬

之自以王功權自己出（玫音茲）河中節度使爲重榮尊安邑解縣鹽池令玫奪之還邠寧節度使朱玫等攻河中（解去聲玫音枚）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上言玫等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玫劫上奔鳳翔朱玫追逼不及立肅宗玄孫襄王煴爲帝玫將王行瑜斬玫煴奔河中重榮斬省送行在上還長安（煴烏昆音）上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曰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益賊蠭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是爲昭

史斷曰僖宗以童孺之年爲宦者所立政在冢臣初無遠謀苟聲色毬獵足饜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固無怪矣巢寇本區區負販乘飢鼠竊何足以嫫大亂正由王室衰微奸回誤計不五六年間致陷州郡渡江渡淮如越無人之境遂陷兩都汗穢宮闕乘輿播遷投身無所時事寖乖天星示變或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棬其爲譴異抑又甚矣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大漸宦者王復恭立之爲太弟遂即位更名曄明粹有英

昭宗恢有復之志

克用進爵晉王

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大漸謂疾篤也更音庚）○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三鎮舉兵犯闕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來討乃去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豹兵岐華貴近恐汴陀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鄯王進爵晉王引兵還晉陽（華去聲將音漿岐即鳳翔府華即華州）

胡氏曰克用於三鎮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恥伏義而來昭宗不明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凶終蓋始乎此謀矣又曰克用於是正當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爲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清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脩明紀律使東寇不得西略王室安矣釋此不爲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遂移唐祚晉陽岌岌幾不自保豈非初謀之不遠也歟

初克用屯渭北茂貞建憚之事朝廷甚恭克用去二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闕上出奔華州克用遣騭（援也）又聞全忠營洛陽迎駕茂貞與建皆懼奉上還長安（遣謂兵救援也）

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先是嘗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己交諫以爲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宦官劉季述圍殺諸王十一人

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夭閼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況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爲易世之後末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善歟

李述幽上於少陽院

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同平章事崔胤說神策將孫德昭討誅季述上復位（少去聲說音稅○少陽院在東內）宦官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以書召之全忠舉兵來宦者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圍之茂貞遂殺全誨等奉上還長安（去上聲）

范氏曰崔胤本與韓全誨有隙故各倚強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以制朝廷故胤召全

全忠盡殺宦官

忠而全誨刼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爲將來之永監哉

全忠以兵驅宦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惟存黃衣幼弱三十人備灑掃宦官自文宗以後廢置在其掌握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及是大被誅殺全忠由東平王進爵梁王還汴（以其有策立天子之功故稱國老以其稱門生正試官之視舉人故視天子如上）

司馬公曰宦官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盖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無違忤之意使令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踈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未有如唐世者無他漢不握兵唐握兵也盖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宗社因以丘墟矣爲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

蒼生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强之直諫曹曰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揚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豈可不察臧否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哀哉

全忠威震天下有篡奪之意胤懼爲之備全忠表請除胤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統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沾巾

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以興復爲辭全忠將西討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入洛弒之上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子立是爲昭宣皇帝

史斷曰昭宗天姿明敏有恢復前烈之志然當是時奸臣擅權藩鎮跋扈而宦官方恃功驕恣自號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抶藥可勝歎哉是故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不

全忠爲相國加九錫

平之志中則揚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宸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刼遷岐陽流離東都至不得已遣使持密詔告難於四方而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足解土崩悲夫

昭宣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以幼得立更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皆昭宗子全忠爲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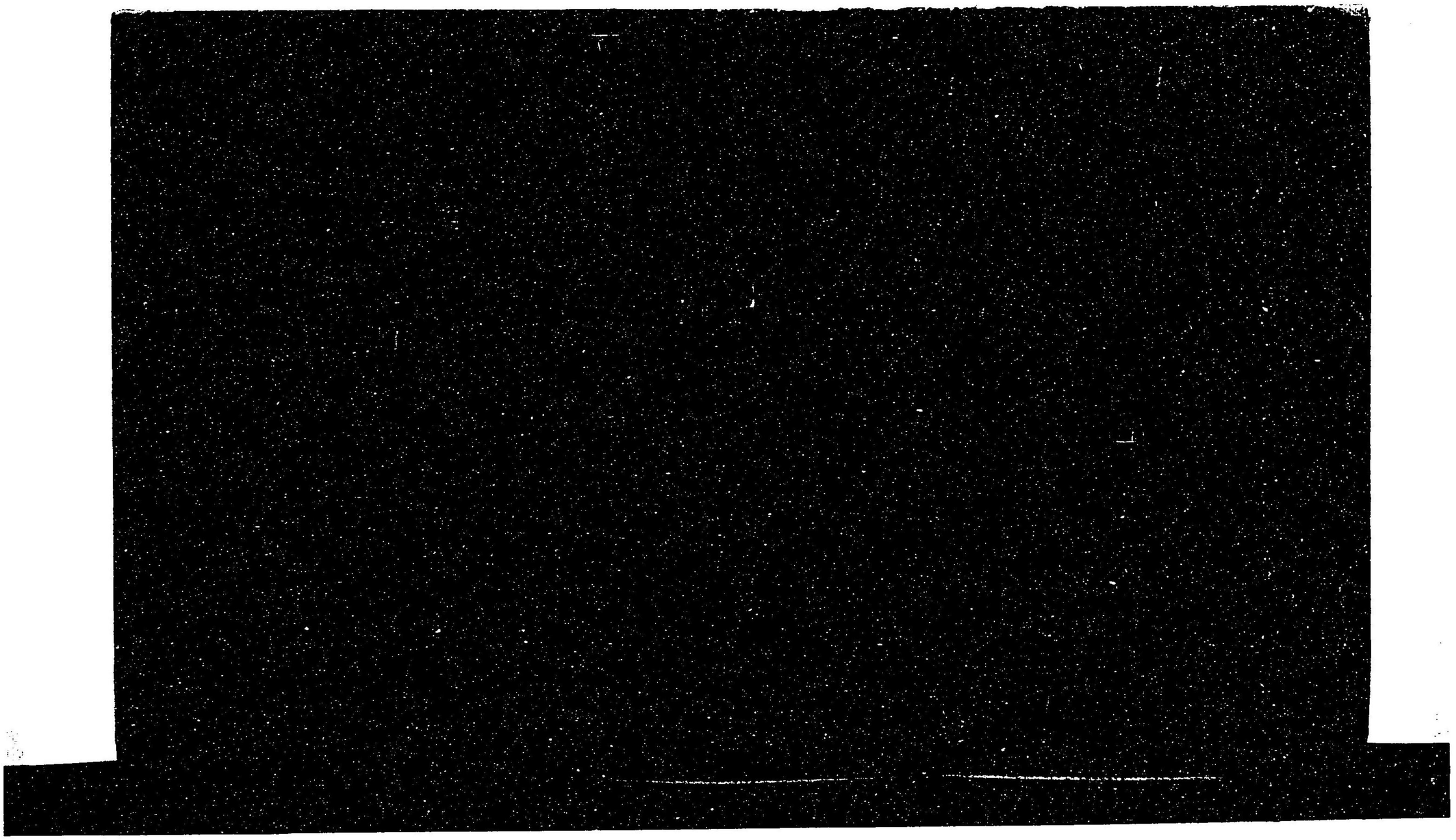
惡去聲
更音庚

史斷曰昭宣之時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益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雖欲不亡其可得乎迹唐之有天下雖歷二十君然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賊所弒者五焉爲妻所殺者一焉爲宦官所立者七焉爲所弒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其不爲小人所惑者一二而無全德者矣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納君之妾其後納父之妾者有之始也亂弟之婦其後亂子之

153
7
50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之五下

婦者有之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故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攷論三代而下漢四百年唐三百年享國最爲長久者何哉蓋漢大綱正唐萬日舉其治具皆有可觀然漢治雜覇唐治雜夷其治體之庞駁視三代天地懸絶矣



003128-005-0

153-50

十九史略通考　聚珍版

曾　先之／編

M8
~~M4~~

ACC-1173